

历代史论

一函  
四册

歷代史論卷之十一

宋

明 太倉 張 溥 論 正

太祖代周

韓通李筠李重進皆為周室而死以義言之其股之三仁乎此優要非未當通子囊馳兒多智畧知藝祖人望

勸通早為之所通不聽黃袍既加謀集弓矢其時晚矣惜乎後時李筠鎮昭義中書命至涕泣舉義李重進

鎮淮南亦據揚州起兵一以四月死一以十一月死不量己力起蹈湯火徒何死益然武王伐紂義士

非之引証點染多士多方一篇之書于頑民不敢斥也呼之曰士夫五季道衰君臣義絕朝唐夕晉視

為故常大宋之興應天順人舉朝同聲連袂稱頌猶有二人為周而死神農虞夏庶不沒乎衰晚盛簡王者所重

說得何等高雅君子且為宋賀其何誅焉筠初起義問丘仲淵說其下太行抵懷孟寒虎牢據洛邑筠違其言

徒恃儻珪槍撥汗馬以敗重進使翟守珣往濶陰結筠帝令之游說緩其謀使當日二人謀定後發一

時並舉腹背皆敵宋之為宋未可知也深惜其事心不成楊堅篡逆尉遲迥入討四方嚮合敗於韋孝實而死

天方授楚未可與爭烏論成敗哉言外有微詞

孫執升曰韓通死于聞變之時李筠李重進死於使命之後雖其死不同要皆忠於周者也太祖受

禪天意人謀一編已舉其端故此篇特以死事為言夫更姓革命而死事僅見於二人蓋嘆效順者

之多而執正者之少耳畧於後而詳此於可悟文家機要 韓通一死於義已盡至筠與重進當時

不毋遺議後段再提二人來說所以惜其無成見不必加以刻責也俯仰興懷不能不言又若不欲盡言含吐之間妙有神味

### 收兵權

收兵之謀發於趙普普固文吏利損將權抑當藩鎮積強華山桃林竄而必變其道莫易也積重之勢固難返

杯酒論心大將解印不賞而勸術則何居漢高殘賊崑戮功臣光武及之曲務保全俾遠吏事藝祖赤

心既同蕭王曰守信等復恃蕭曹故人之雅不為韓彭跋扈時會適逢投戈為快因勢利導其事自易豈必盡說

辭力哉咸平年間王禹偁言江淮諸郡毀城隍銷兵中者二十餘千書生領州蕩然無備賈昌朝于仁

宗朝言將屢易士不練病在削方鎮太祖二臣云太祖世未遠當日若此豈開基聖主當日不為子孫

計乎觀其又臣典州老將禦邊久任貢賦戰守並用萬年景福何善去兵末世處堂祖功有咎蘇蘇文

武奚為東遷貶德哉沿習之失豈得歸咎才說南渡賊檜為金人反間納范之策召二大將入朝盡收兵權謬附前

說則又開門揖盜者矣此又何可同日而語

孫執升曰藩鎮之勢積專難返宋祖欲稍奪其權故因晚朝與石守敬筭酣飲始則動以希怵之言

繼則接以欵洽之語諸將遂乞罷典兵然其時武備未盡廢弛也沿荒承習以至於弱豈必貽謀之

不善哉篇中所言皆深透情理至秦檜力主和議收大將兵權此則巨姦誤國得安藉口成謨以厚

誣藝祖

平荆湖

湖南周道逢荆南高保融地勢相倚猶蜃齒也照後虞行逢卒子保權年僅十一張文表自衡州舉兵

據潭州將取朗陵滅周氏保權乞師朝廷是時北顧荆渚高氏世士安若大山豈知王師假道帝固憐之已熟

其國先亡哉保融保最皆高從誨子兄終弟及廢政不治及保勗死繼冲立叢脞成矣文表之亂須臾

即殄不資宋力然大兵壓境先集荆南繼冲無能開門納士勢同直掇拾耳荆南既亡湖南安能獨立

保權感於張從富等抗命不下身為俘虜固其宜也春秋魯僖公二年書虞師晉師滅夏陽引証五年

書晉人執虞公夏陽虞虢之塞邑也滅夏陽虞虢舉矣藝祖取荆湖猶是術也然晉師狡宋師直君子

無譏焉行逢疾亟時慮文表必亂戒其子舉族歸朝高保寅於保勗之世即勸之首率諸國附宋善為

國家宗族謀者未有不審順逆者也此處自當見機李觀象孫光憲之徒可謂能讀班彪王命論矣

孫執升曰荆湖勢猶虞虢宋師援湖而先取荆蓋出師湖南假道荆渚間而平之帝固籌之熟矣夫

趙宋開國規模宏遠荆湖君臣皆知其有混一之漸而李處耘慕容延釗兵以義動亦非苟息陰謀

詭計之比形勢雖合情事自分看得清言得出筆墨遂覺綽然有餘

平蜀

劉裕之克長安也引事相証起欲久留屯經畧西北急于內禪倉卒東還輕以關中授孺子遂有沈田子王

鎮惡之變夏王勃勃乘之終晉迄陳秦非中國有也宋藝祖命王全斌等伐蜀接八本題孟昶出降兩川克

定猥以淫暴剽殺全師確因眾怒復叛高彥暉戰死曹翰曹彬等分道夾擊始就殲滅師不以律雖勝亦敗王者所以貴特盈也盈滿之戒凡事盡然祖為知祥愛子奢縱失國餘長慶春詞有先識立詰童

稚妄握大師文繡旌旗適資眾笑李昊之勸降雖不若高彥儔之死義然肝衡國勢主猶劉禪臣非姜

維北地之哭不聞廟門哀音慘激羅隱之詩空磋雕面欲毋修表其可得乎勢固不得不出此祖母季氏唐莊宗舊

嬪也誨和任彥儔疎王昭遠輩和不從而敗及其卒也毋憤不泣以酒澆地嗟彼偷生竟不食死國破

家亡悲歌大義僅一老婦人傷哉全蜀皆有愧於此婦

孫執升曰兩川形勢天下稱險乃師自發以至受降為日僅六十有六豈天險固不足恃乎良由蜀

主奢縱國帥非人王師乍臨泣見瓦解此文第一段引劉裕事以相証第二段言全斌不戢士卒以

致亂第三段言蜀毋守據自不免於乞降第四段則以明於大義獨有李氏深致慨惜敘事分明抒

詞激烈無事煩文而意義固已無不備畢矣

平南漢

劉隱據南海傳國弟陟再改名龔術者言其不祥引符讖又改玢後劉銀竟任龔澄樞以亡國異哉劉

玢無道為弟洪熙所弑晟復殺洪皇而自立淫逆好殺其世種也深惡劉銀能幹蠱撫柔越閩北距五嶺

南負重溟猶足自支而不仁更甚昆弟大臣次弟剪屠婦寺盈朝大阿倒執尉佗黃屋其可久乎其亡速

邵廷瑄忠於國計請節兵備通宋使竟遣讒誅南唐主承藝祖之命遺書敦勸情深三諫反執行人一

其必亡見犯天怒詩曰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銀之謂也益美進師象陣奔北組頸關

下涕沾山河彼暴同孫皓孫皓猶叔實

是劉銀

行狀羊頭謠應酬舞降王五十五年豈盡天數哉

畢竟人謀不臧

孫執升曰當時諸國惟南漢殘虐為甚且自其主晟以來耽於游晏守備不修至銀而加甚焉群臣之盡忠憫者惟邵廷瑁請飭兵備道好于宋此其先事之謀也招輯亡叛訓卒修備此其事當之戒也自廷瑁以諍死而王師壓境諸臣束手知其胸中早欲執挺為諸國降王長以為得意之舉矣曰暴曰愍即此二字已足畫劉銀行狀誰謂真色人難盡知

### 平江南

江南李景困於四戰稟周正朔宋初入貢號為順臣

南唐能奉正朔

子煜繼立貶損制名小心益謹明天子在

上可以隣而赦矣亟鼓朝氣務盪平者時當一統地處必爭也

臥揚之側豈容他人

寢李景之冊枉著薛良奔宋

獻平江南策藝祖戮辱境上王者無私二心之臣其知懼乎

此是大所為酒樊若水懷憤不第詣沐上書圖

造浮梁帝復延之廟堂遇以國士謀吳之心又何嘗一日忘也

此是統

一夙志煜喜讀書屬文工書畫知音律

兼信浮屠法度其才能亦梁簡文陳後主類爾林仁肇忠謀被問皇甫繼驕貴擢兵用舍乖方噬臍何

悔李牧誅而趙亡范增死而楚滅是强大且然况閭弱哉

古今同慨

五代風靡置君如奕太祖平荆楚取

巴蜀俘劉銀太宗削吳越伐太原其臣死事者寥寥也

總時事以入正統

南唐之亡李景父子戰死鍾倩舉族

畢命陳喬善柔亦憤而自經疾風勁草吳猶有人乎

獨贊南唐諸臣

太祖建隆以來諸政

藝祖受禪之元年即遣賑諸州躬幸太學君道立矣大端已至開寶九年崩帝在位凡十七年仁聲善

政史不勝書惟信史珪石漢卿而殺張瓊與鄭起楊徽之有私憾二事白而出為縣令高明柔克未或

盡善帝亦施悔之無傷令德也唐自安史之亂政出方鎮歷五代不解崇兵則好爭崇利則縣賦崇殺

則苦刑數語已盡帝知其弊痛改革之先收兵權然後以文臣知州以朝官知縣以京朝官監臨財賦

又置運使置通判漸取其柄天下勢一號令乃行防亂之嚴未有密於此時者也東住然歷觀行事帝

皆以仁者之意施之轉下更深非獨聖政有聖心焉散禁兵而功臣毋雲夢之疑更法制而郡縣無商

君之惑知帝之志在於天下不在於私天下也想見大公周官雖善必本諸關雎麟趾其是謂乎初政

取士務絕微倖陶穀之子不假以官又提出張齊賢有宰相才遺留晉王詩云芄芃械薪樸之樵之濟

濟辟王左右趣之官後世賢人君子於宋獨多也韵致

禮樂議

禮樂之難興也創業之主猶嗷嗷焉一限注定漢高祖禱粉榆祀蚩尤與師滅秦不好儒學祠官女

巫雜置無統叔孫通因時節文野習縣葦漢儀雖修尊君抑臣與古不當梁章茂聞漢初禮惟傳制氏

沛宮大風一歌孝惠時立原廟令歌兒曹習吹相和房中之樂亦皆楚聲唐興武德四親廟建祖孝孫

張文收攷古音作大唐雅樂唐宋旋宮之義久亡而復宋藝祖受禪右文命寶儀定二禮和峴正雅

樂二代修明視漢為優顧於周官制作之原未有睹也要皆不免雖然三代損益般因於夏周因於殷

禮之尚因也久矣漢因者秦唐因者隋宋因者五代亡國禮樂存焉者寡責豈獨在後王哉其失不盡在創業之

主周室大備暴秦湯滅六代韶武五行壽人皆非始呈所悅焚詩書者李斯廢古樂者趙高禮樂亡秦胡亥

之世雅音盡矣沛宮謾罵制襲秦舊雖有前王遺則委棄弗道也漢不能復古元魏典禮史稱可觀隋併天

下文參南北至牛弘何安新樂既成專用黃鐘一宮不假餘律樂缺於隋恐家學訾議恭毀前代金石樂益

破散煬帝繼之倡優雜糅身殺國覆唐高鼎革未遑改割太常樂府所用多舊文爾唐不能復古唐季五代

衰亂相仍儀文不備典壞于五代周世宗臨觀殿懸歎樂凌遲命竇儀王朴詳定律管其聲頗高藝祖因而

立尺寸審中和十二律管作焉宋起而修之禮樂之盛而忍亡也朝廷惡之而草野不敢議其亡而欲興也

草野議之而朝廷不能斷立此二說文有斥而漢初之不議猶唐宋之初不斷猶隋周是以越千有餘歲而莫

定也然盛德之主言禮樂禮樂之作本人倫獨見本原之論漢高祖侮慢太公分羹擁尊任呂后而殺功臣寵

戚姬而搖太子幾危社稷唐高祖悅晉陽宮人太宗納巢刺王妃卒貽武韋之禍禮崩樂壞孰大於此

安能與天地同和節哉結過漢唐宋代嚴家法禮樂之本已失則庶幾近之矣學者謂宋法周而失於弱非虛也

孫執升曰制禮作樂興土之盛事也自漢唐宋遞興皆值殘闕之餘雖有志修明而古典未復蒿中

敘次低昂綫索在於中相躡遺至以人倫為禮樂之本漢唐開國皆有餘議而嚴家法專理學惟

宋為得之大本大原言之鑿鑿如登岱宗而下視覺眾山之皆小○行文跌宕有把握突然而起悠

然而住轉所縱送無不協於自然學既該博筆又高老制作之大觀

### 治河

漢唐建都關中從漢唐說漢漕仰山東唐漕仰江淮運道所經止河渭一路宋都汴梁四衝入達之地宋與漢唐

不漕運分四路曰汴河曰黃河曰惠民河曰廣濟河而汴為最重然則宋初治河視二代尤急哉宋東歸

神禹治河自大伾而北釀為二大陸而北播為九主於分勢順道周定王時河徙而南河患始此漢則大決

瓠子武帝君臣負薪宣房哀傷作歌屢徙屢決數世不定東京訖漕河水與穀渭伊汝間溢為敗毋大

橫決者以河自漢末入千乘而德棫之河又播為八水有所洩而力分河以分而治偶合於禹功也天子即

威武水官即四出大畧循禹故道則安逆禹故道則決二語是治河定案二代以來未嘗改也漢武憂河移徙

親沈璧馬用事諸臣爭言水利瓠子既過穿汾陰通襄斜擊龍首浚六輔歲興大役毋功輒止大不得

已惟有因其自然此義亦不知勿加捷塞而已宋初河決濮陽陽武藝祖詔曰詳究經漕但導河至海隨

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廢營圩岸至哉王言賈讓二策茂州也經緯出自聖心厥後河再北徙禹迹可復而大

臣喜功務強使東澤水逆行能無困乎此與失其故道然唐都冀方二垂距河轉漕利充青沿濟以達河徐揚

俘淮泗以入河荆逾洛豫浮冶以達河雍梁咸會渭以亂河以底河為至而總銓粘服粟米畢賦於帝

畿百官食采兵寓封井此上世漕運所以省無庸事漕漢高祖都關中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河渭漕

天下粟入京師給中都官者歲不過數十萬漢增其少唐都仍西漢本沃野饒多出粟高祖太宗時用物節

而易贍漕東南之粟歲不過二十餘萬石宋則仰食四方寄命江淮漕亟而河患殷矣應視二代汴亡尤急意

而河遂委之於金然欲治河者蓋先慮省漕乎黜出要著

孫執升曰河流屢決泛民田壞廬舍為愚固劇但河所以便漕漢唐漕粟少故河之治或可緩汴宋

漕粟多故河之治所當急然治河無他法復禹之迹而已復禹之迹惟在分水之勢使有所洩而已

塞河始於魏武運道起於禹貢通篇連類稱引以證宋事至末點出省漕要著源流畢貫經緯燦如

典册高文有目自當共賞

### 金匱之盟

燭谷之疑事所必無然君子姑存者惡太宗之忍也要其心固不昭憲升還金匱定擔太祖手絜天下

以與弟皇太后士寔式臨之曾幾何時德昭廷美死俱非所慈母拳拳先勸地下太后真不莊怨姜

氏未聞此酷也又何有於兄弟哉開寶中趙普罷出河陽私表自訟名為拱護皇弟而志存推忍太祖

不察寶同金縢仁人之心寧過於厚祖要無點慮多逸專政與普積釁普心傾之發端秦王告變之徒如柴

禹錫者蝟毛而起淮南霧露一朝溘殞寫得愁慘天子猶恨恨不已普益得售其奸誅流滿朝痛填骨肉萬

世首惡非二人誰歸乎君子所深惡太祖寵隆周室竊器孤雛有子不享或云天道然太宗虎視大物不違

之名興言及此人推兄居之徐取納懷直忘久假哲人世繼南渡始絕獲天過厚當途典午死不暇也

痛恨之極

孫執升曰立嗣必子昭憲之命非治命也乃藝祖既遵之以與弟矣而德昭廷美皆不德其死太宗雖忍於弟姪其視母命固已棄之蔑如但一誤再誤贊成者趙普耳普之心止欲保位固寵而顧陷其君於不孝不友不慈此固春秋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也 引漕馬以誅太宗用筆尤為嚴謹之極

吳起歸地 陳洪進附

河西竇融吳越錢俶異世並美非以其知幾善順哉 二人歸俶初受宋命同伐江南沈虎子抗辭阻聽命畧同

此諫亦不可少比之草 闕鸞刀茅旌差稱慷慨然天下既定一隅何為忘虞寄之忠而效王元之妄 殊覺

勢多見其不知量也章 洪進初助留堤效殺黃紹頗繼同張漢思劫從效未幾又取漢思而代之

鷹鷂翻覆非宋莫歸 洪進與俶俱有異 入朝西楚長淮畫地居守可以世世而暴亡於太宗之賜晏流星

雖墜疑非考終洪進黜武一門萬石年 壽公侯歸命各有幸不幸乎 大有慨惜之意

孫執升曰絕似一則漢書合傳論贊盡錢俶效順出於誠心陳洪進輸款冀以免禍乃何不召於凶終而洪進獲登壽考說到有幸有不幸殆有不欲盡言者乎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江南主之書正與沈虎子之諫相合當日事勢先見者固不乏人然使藝祖歷數長久其待降王當必不然

平北

劉崇以漢祖知遠之弟偏棲太原與周世讎子鈞繼體掘強不下藝祖龍興哀辭求存赦而弗討雖主

者恤小量務兼容

深明理勢之言

抑地勢非中國所急也鈞殂無子劉氏嫡孫有繼文在迎自契丹使正君統

繫人心結虜援莫善於此舍此不立

張昭敏之言可用

及王薛釗兒恩恩遺帑失策甚矣張昭敏止論復格不

行繼元何氏子儼然弟獲攘位無恙即使賢明善守不虧國步漢家宗廟已久絕食

養子豈可繼太宗

重以昏

殘本支破滅老成諒夷時日害畏其誰忍之藝祖惠繼元之抗六飛屢駕懲於李光贊趙普之言楊師

輒還留為邊蔽

當時諱留太原以蔽西北三面

太宗獨斷整旅翦除牽於契丹勝負倚見以彈丸之區盡中國之銳卒

之太原雖下而燕薊不復

昔人所謂強弩之末

帝謂文王詢爾仇方豈老謀猶有未審者耶

自是人謀之失

孫執升曰太原西北之藩蔽藝祖不即取者時方有事諸夏也太宗不先定燕薊而急攻太原雖盡

銳堅城僅而能拔而燕薊已不可復或亦未講於王朴之策乎藝祖明緩急之序太宗昧先後之宜

止論北海而天下大勢固已了然在日○劉均之言曰區區守此益懼漢之不血食然繼思繼元嗣

立已非劉氏苗裔矣北漢之亡豈待太平興國四年之五月哉

### 契丹和戰

太宗初即位平北漢伐契丹皆自將有功

寫出英武

幽州之圍虜帥多降指盼燕薊

取之甚勿

將為我有忽敗於

高粱河脫身走免後雖劉廷翰等追北遂城楊業斬將雁門而瓦橋關一役僅能抵捍終耶律賢之世

宋未有加也賢死隆緒立蕭燕燕以一婦人擁十二歲兒專決國政勢若可乘而北伐議起時帝當陽

又數年矣用兵以來所向必克曹彬捷於涿州潘美捷於環朔田重進捷於飛狐蔚州勝勢在我無漸

用棧諸將又効力而師違節制敗績岐溝自是陳家谷君子館興尸屢告自夏迄冬王師三岨帝遂厭兵無

志燕薊燕薊遂不可取論者謂張齊賢議撫馭趙普請班師老成謀國不啻金湯然山前後十六州久淪左袵

汴京藩籬勢在必爭此亦何可輕置太宗進取未聞失策且開國大帥戮力中原仁義若曹彬驍勇若楊業如

熊如罷何遽不衛霍若而軍既次涿反退雄援糧一敗不支諸路並喪街亭之辱武侯同貶真千古恨事意

者其天耶建隆以來契丹主兀律殺其叔李胡後敗懷州為近待所弑賢以世宗次子代立身嬰風疾

委國蕭氏乘亂而圖或在斯時藝祖以經營方夏力有未遑事機遂失太宗鼓銳太原而復謀疎河朔大梁

安枕又何日哉宋自此苦兵

孫執升曰燕薊之勢固所必爭藝祖亦嘗有其志惜諸將貪利而不遵廟算耳事機一失禍患蔓延

反覆推勘寄慨殊深

西夏叛服繼遷明德

西夏之役廷臣異議提出築室之弊請棄靈州者李至楊億也請築浦樂耀德二城以通河西糧道者何亮也

請部分軍民空壘而歸者李沆也夫靈武地方千里表裏山河唐藉以中興非西漢朱崖比將李楊奈下一筆

倡言可棄者非矣拓跋夏者故黨項部戎種也貞觀中歸唐賜姓李唐末拓跋思恭鎮夏州統銀夏綏

宥靜五州地討黃巢有功四傳至繼捧當宋太宗時以家難入朝撫綏拓清百世一日也亦難得之機會繼遷

奔叛設募離黨可以討滅坐失機帝誤聽王侁徵還田仁朗賊勢漸縱又用趙普策使繼捧入夏招懷夫

繼捧懦而不制繼遷校而得衆彼惟爲昆弟諸父所怨祈留京師情事無不明透反令其歸招繼遷無論繼遷

不肯下反失一繼捧矣繼捧再獲無益中國而繼遷坐有五州莫敢難也田仁朗欲厚啗曾長令圖折

首張齊賢議招致蕃部分地聲援一說可行復歸築舍靈州忽陷夏迺日逞自此遂不可制繼遷中流矢死德

明初立曹瑋願假精兵乘其國危子弱擒送闕下帝猶豫不報宋遂至元昊習兵而宋重困矣但慕春

秋不伐喪募虛名而受實患而不知臥榻射睡太祖有明戒也議宋亡者云聲容盛而武備衰議論多而成功

少於夏事已見之乎

孫執升曰敵有內亂朝廷之利也聚訟盈庭動多牽制遂至一隔倔強兵戈因而不息揭出異議以

爲謀國深戒豈特西夏爲然哉

### 交州之變

花步之敗侯仁寶首禍邕州之屠難發沈起二臣喜事開釁論罪交州皆可斬也一筆斷定然太平興國中

黎桓固丁璿代總國衆不臣跡著討非無名獨借仁寶獻策僅爲身計謀之不詳時仁寶與盧多遜復

倉猝用兵未成廟算遂使開國天威喪於跼蹙一隅後雖戮將罷師詔書羈靡桓對王使夷歌勸酒亦

貌恭而已豈能若士燮化越俗要非真變化尉佗稟漢令哉黎桓既死龍廷殺兄漲海方亂勢可權枯真宗

姑息不討及李公蘊弑黎至忠稱留後復克耳置之時憚反行封賞士靈頓矣馴及熙寧李氏繼龔世

已三傳坤厚含弘爲日蓋久沈起逢迎安石構怨文陟此則出於好生與王韶洮河之役一時並與空死蘇緘

重為國辱真宗可伐而不伐神宗不可伐而伐之斷案的確違時致敗起罪無恕重於仁寶矣宋鎬等至交

州言其土風茅竹編屋海汨娛賓擲魚弄虎隔絕天朝服而舍之由來已然結出正意奈何大宋獨與爭也

孫執升曰侯仁寶沈起罪案入手便已斷定接下一段論仁寶事一段論沈起事蓋仁寶專為身謀

沈起逢迎安石以之相較起之罪更浮於仁寶然遠方僻壤何足介意起處喜事開釁四字已自伏

有不必爭之意前後照應文法緊密

### 蜀盜之平

王小波李順亂於淳化王均亂於咸平二亂並提不數年間蜀凡再變小波起於閬閬推埋烏合身死而順

繼之順死張餘又繼之猶東晉大盜孫恩之後有盧循循之後有徐道覆也王李相繼似之王均領神衛卒戍

益州縱下剽暴軍士嘯呼脇為戎首其唐靡勳乎王均亦似之西蜀地狹民稠若禁私市編戶羣騁一良有

司彈治之足矣委柄宦官將驕十情謀帥非人雖獲小勝終敗道也王均迫於亂卒人心不固鋤而去之易

於李順王繼恩四年而成功雷有終一載而奏績書畏兆民有以哉張詠洩蜀先作士氣化賊為民此是

除亂得法之舉止亂之方莫長於此太宗好生下詔罪已聞者感泣禹湯之與勃焉豈德宗奉天比乎至道之詔出於

誠心繼恩掖廷厮役謬任檀車賊敗復颺功不補罪乃明主方惜繁縷而執政欲書帶礪文自古雅有致何多詔

也

孫執升曰王小波之亂因於民之貧王均之亂由於兵之怨憤因眾動者其心易合為兵擁者其勢

易離而繼恩將略又不如終所以成功有久速若張詠治益化賊爲民民習風俗爲之敦厚良政  
卽良將也治亂發者固當以爲法 中人典兵已非盛事太宗各宜徽而不子可謂慎防其漸乃宰  
執猶謂非此不足以酬大功則真詭諛成風矣微言點破足令汗顏

### 太宗致治

三代而下得正統者稱漢唐宋高祖反秦秦之跡呂氏專政劉氏幾危太宗削平宇內推位讓父猶啓  
建成元吉之變開創之時猶不免有內難藝祖受禪雖不正幸兄弟友愛賢聖序人倫及極盛而涪陵貶死武功自

殺開寶宋后崩不成哀讓者不能爲晉土怨也史稱帝服澣濯之衣毀奇巧之器歷敘致治之政卻女樂戒敗

游絕遠物抑符瑞閭農收績講學勸諫彬彬至治成康文景亦曷尙茲獨天顯內虧貽幾大德假令堯

戮帝摯之後舜驅丹朱於死尙書一典不作久矣妙論令人所願父怪帝好直言鯁士滿朝若田錫王禹偁者

流鋪陳治道何以獨缺五倫秦王之獄趙普進而盧多遜竄帝所傷心路人知之羣工左右宜默默也

晉月之變人所難言天下大物與子大經德昭縱存豈容再誤惜不得其死耳若青齊父老詠歌神聖願率子弟

清路封禪泰山設武功南面又安能致此歸結到一統諸君往往業盛於開基而禍生於家室結與起

豈殺運相仍當時百六猶有未盡者乎甚哉純乾之難處秦之不易也

孫執升曰太宗英猷茂績可稱守文令辟獨成功涪陵其事爲不可解選篇只此一事而反反覆覆

具有含吐之妙蓋論其治則在所當予而論其心則固無可原雖微文隱義猶似爲賢者諱而其唱

嘆之餘已自令人心傷矣。馮四罵人人亦不怪此文有此妙致。

營田之議

陳靖墾田之議即後魏李安世均田之策皆官取閑田以授民也。一語揭明二事安世之制頗仿井田。承說井田之策

審經術準分藝露田立還受之法買賣台均給之數公田非強奪爭田以年斷通行差便靖則開曠之

田有受無還官給牛種廣募游惰。承說墾田之法五年以後收租實償費多難行馬端臨民論之詳矣然晉遭

劉石傾覆神州僭逆相仍五方淆亂魏疋燕趙遂荒九服地大網闊鼎建勢易安世因無制之民。再引均田

之量人畫野不耕之士邑地相參桑田無據露田必均丘墟瘠鹵盡成良疇無王莽王田之害。謂其制可謂善

有趙過代田之利上下安之未有起而與爭者也宋承唐五季之餘太祖削平諸國除藩鎮留州之法

粟帛錢幣咸聚王畿嚴守令勸農之條稻梁桑泉務盡地力再傳以後法令蜜而議論多因循勿而改

作難。墾田遂衰其弊在此二語是以引水溉田黃懋言之何承矩任之屯田省運陳堯叟等言之太宗嘉之勸民墾

田陳靖言之陳恕等贊之。當時言者固不一廟議舉行公私便益而皇甫選何亮片言排沮踰時立罷惜小費

而亡大利。惜其事之不行國家興革其可庸人度量哉農田不修而後有方田方田作備而後有公田端拱至

道之間既失於聽言之不斷。此太宗之過熙寧元豐之際又失於任人之太專。此神宗之過宋所以富強無策而

日就削弱也。

孫執升曰營田之議始於何承矩迨至道而陳靖更增益其說制度規畫言之鑿鑿此文蓋深惜其